

工農兵文藝叢書

# 鬼難拿

思 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765·P18·46K·P.52·\$1.2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二版  
長春新報社印刷廠承印  
長春造 10001—13000 冊

---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知 聲

PDG

## (上)

封建地主黑心狼，  
笑裏藏刀把人傷；

『神鬼難拿』的劉富有，  
時代改變難躲藏。

1  
(白) 話說滄州城西，離城一里  
來地，有一個小村名叫劉家莊，這

村七十多戶人家，有六十九戶少  
吃無穿；皆因為這莊子上出了一  
家人面獸心殺人不見血的封建  
地主。這老財姓劉名富有，別看此  
人滿口『仁義道德』，表面上裝扮  
的土頭土腦，其實是詭計多端，陰  
險奸詐，『不殺窮人不富』是他發  
財的秘訣。真叫他把全村人給毀  
苦啦！那時莊稼人們也想反抗，  
可是在那國民黨、日本鬼子統治

着的時候，天下不是咱的。明着反抗吧，那算不行；暗着反抗吧，劉富有又是詭計多端，叫人難以下手。所以人們沒了別的辦法，就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鬼難拿』，借這個暗罵他幾聲，解解心頭之恨。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間，一個狂風暴雨的夜裏，人民解放軍打下了滄州，肅清了頑僞，解放了那裏受苦的人民，緊接咱毛主席又派來了

翻身大隊，領導人們訴苦挖窮根、清算報仇大翻身，這一下子有名的『鬼難拿』你猜怎麼着哇？他被莊稼人們給拿——住了！

（唱）劉富有詭計又多端，  
喝人血發大財實在兇殘。  
你要問劉富有有何等模樣，  
聽我一一對你言：

他鈎鈎鼻子三角子眼，

金黃眼珠紅眼圈，

生就的

一對門牙賽門扇，

有幾根黃鬍子長在嘴邊，

頭戴一頂胎子帽，

豬尾巴小辮垂在腦後邊，

前清時的長袍短褂穿幾件，

沙魚皮的眼鏡盒子掛腰間；

說話假帶三分笑，

肚子裏藏的是刀子山，

『詩云』『子曰』不離嘴，

『仁義道德』是他的口頭禪。

嘴裏講的是一套，

辦出事來實在討人嫌，

大小老婆四五個，

他還跟他兩房兒媳婦都有勾

連。

事變前，

他不斷的上城又下縣，

國民黨的黨部、衙門隨便鑽。

狗縣長跟他是盟兄弟，

他還認識公安局的巡警官，

劉富有有一蹶脚四街亂顫，

莊稼人受了害敢怒不敢言。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

日本鬼子進佔中原，

劉富有又成了日本的走狗，

成立了維持會、大鄉，

還有什麼自衛團。

他聽說

共產黨八路軍北上抗日，

心眼裏着實不耐煩，

妄想着改頭來換面，

改頭換面把人瞞。

你看他

混身上下莊稼打扮，

沒有羅鍋假把腰彎，

好地他倒有三百畝，

地畝冊上造的是二十三畝三。

他瞞地的辦法絕又妙，

列位不知聽我言；

他長工不在當村僱，

短工作活不過一天，

列位要問是何故，

他只怕做活的摸清了他的地

邊。

他在那外村使場把糧打，

三更半夜往家裏搬；

盛糧食不用穀倉和米囤，

柴禾垛、夾壁山、

炕洞、地窖藏了個嚴。

窮人們向他把糧借，

不等你張嘴他先開言；

未曾開口長嘆氣，

說道是人多地少日子艱難。

(自) 列位，不用說借，拿錢也買不出來。

(唱) 他家前後兩座院，

俱都是五正三廂好幾十間；

你說老財多古怪，

外邊用坯來裏邊使磚；

爲的叫人看着不扎眼，

懷揣着鬼胎把人瞞。

他光養驢牛不養騾馬，

怕的別人看出他有錢；

一家子男女老少輕易不出院，

鄉親們認不清誰是老二誰是老

三。

沒事他也不上別人家去，

全村人也不敢輕易去登他的門

邊；

雖說同在一村住，

窮和富好比隔着萬層山。

劉富有處處把人害，

害的打短的哥們實在可憐；

市上叫人先不講價，

揀着壯的挑上一大班；

他倒說算錢的時候按市價，

活做好了多加錢。

誑着人家去把活幹，

他在市上蹲半天；

單等着剩下些個老弱殘廢沒人

僱，

他賤價僱到他的田園；

市價比方十塊整，

老弱的他只花五毛錢；

領到地裏把價講，

先來的短工可叫了老天；

有心賭氣不幹了，

（自）列位，老財心裏早有主意：

幹也好，不幹也好，不幹吧白幹一  
早起活，連飯都不管，幹吧也是白  
使了你，五毛錢使你一天不是白  
使一樣嗎？

（唱）打短的有心不幹了，

一天的光陰白玩完，

家裏邊老婆孩子挨着餓，

自己個一天不能把碗端；

長嘆一聲幹下去吧，

汗珠滾滾淚漣漣。

(自)

列位，這是他對工人剝削

的一點點，由此我們就可明白他

的糧食是怎麼來的了……往下聽

吧，還有別的更厲害的呢！

(唱)

劉富有行事狠又奸，

高利放債有空就鑽；

他看着誰家『磨扇壓住了手』，

假裝慈悲跑上前；

他言說東莊二姑家要放賬，

西莊三姨有點『體己』錢；

左親右友事好辦，

利錢不大，多會兒有了多會

兒還。

萬般無奈借了他的賬，

十八分利息立下了借單；

看着你值還罷了，

看着不值得把地拴；

把文書交到他的手，

出手容易回來難。

(自) 列位！劉富有常說什麼

『子繼父業』咧，什麼『一把血一把

汗』咧。……他的地原來就是這麼

弄來的，他毀的人就數不清了。那

位說他對人這麼狠巴，對當家族

門的也許好點吧？列位，再往下

聽呀！

(唱) 劉富庭本是他家的叔伯兄

弟，

忠厚老實家貧寒；

車站上做工累出了病，

倒在炕上不能動彈。

請了個先生看了看脉，

打藥花了二千元。

當時沒錢賒下了賬，

劉富有見空他就鑽；

偷偷的替富庭還了藥賬，

（自）那位說『這不是個好心

嗎？』你往下聽呀！

偷偷的替富庭還了藥賬，

十八分利息寫下了借單。

有一天富庭病好炕上坐，

劉富有手拿借帖站在面前；

叫聲孩子的二叔我的兄弟，

兄弟病好爲哥我喜歡；

弟生病爲哥的煩人又託臉，

還藥賬替你借了二千元；

十八分利滾着算，

如今一共該着五千元；

勤借勤還再借好借，

現在腳底下就要刨錢。

劉富庭聞聽此言心驚胆戰，

上那裏去弄這五千元。

劉富有立時變了臉，

三角眼睛瞪了一個圓；

好心好意替你還了賬，

憑什麼今天不把賬還！

別看咱們論兄弟，

今天沒錢送你當官。

富庭吓的得得戰；

連把大哥叫一番；

不看弟面看祖面，

咱都是一爺之孫劉門的香烟。

劉富有連說別廢話，

沒有錢就把文書匣子端；

富庭只有四畝地，

全被老財折了乾。

劉富有拿着文書揚常去，

富庭全家哭開了蒼天；

哭聲天來天不語，

哭聲地來地不言；

一家子哭的如酒醉，

劉大嫂吃信自殺命染黃泉；

丟下那吃奶的孩子呱呱的叫，

劉大哥懷抱嬰兒淚不乾。

全村窮人個個落淚，

劉富有關上大門笑連天；

他倒說再死兩口我也不管，

反正四畝好地歸了咱；

不殺窮人我那能過富，

六親不認我只認的錢。

(自) 列位！劉富有高利放債，巧奪土地，這就是他的『生財之道』。劉富有的日子，就是莊稼人們的血、汗、淚湊成的。

(唱) 劉富有高利放債咱先不唱，

再說說他在村中暗掌大權。

不論那日本漢奸國民黨，

保甲編鄉都是一般；

財主壞蛋當了鄉保長，

亂派民伕胡要錢；

大吃八喝酒肉麵，

嗎啡白面還有大烟；

這都是窮人的血和汗，

全村人明知吃虧誰敢言。

劉富有狼心狗肺兔子胆，

暗地裏把住村政權；

當甲長本是個假面具，

實際上他一手遮住天；

他在那後台把戲點，

前台上鄉保長們鬧翻了天，

灶筒伕來仰臉欸，

(自) 什麼叫仰臉欸？就是一抬

頭想起叫你納欸，你就得納。

(唱) 稍要怠慢用繩拴。

一拴拴到據點裏，

受盡了酷刑還要多花錢；

早上出伏晚上納欸，

人們的血汗全被擠乾。

張大哥出伏腿被打斷；

李大嫂爲納差賣了自家的小兒

男；

趙家去淨了房子地，

賣光了被窩和衣衫；

有的合去箱和櫃，

有的戶盆鍋碗杓全被搶乾。

(自) 有人說咧！窮人們種着個三畝五畝的十畝二十畝的，尙且如此，那麼財主們呢？

劉富有本是村裏頭等財主，

咱納差來他把地瞞；

兩頃多黑地不納欸，

全村各戶替他負擔；

論出伏每天他應該出七個，

他一個也不出當着甲長還得掙

錢。

劉富有一天比着一天的富，  
全村人一天倒比一天難。

要問他喝了人們多少血，  
鄉親們件件椿椿記心間；  
不管他如何作鬼把戲法變，  
莊稼人的眼睛尖又尖。

常言說暗室虧心衆目如電，  
又道是撒謊難把鄉親瞞；

他喝盡了全村血和汗，

和自己的叔伯兄弟結下血淚

冤；

全村人個個咬牙記下賬，

單等着紅日東昇明了天，

多嚙到了翻身日，

一定要算賬報仇把身翻；

眼看着『鬼難拿』要被清算，

尊衆位咱歇歇喘喘抽鍋子烟。